

文選卷第十六

金澤文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一首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首

向子期思舊賦一首

陸士衡歎逝賦一首

潘安仁懷舊賦一首

寡婦賦一首

江文通恨賦一首

別賦一首

閑居賦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潘安仁者晉武帝時人也

潘安仁翰曰禮記有閑居篇岳取以為賦名言將不涉世事自取閑逸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西至九卿而良史題善本作之以巧書字

官之目未曾善本作嘗字不慨然廢書而歎銑曰漢書汲黯姊子司馬安巧善官四至九卿良史

則班固也慨然歎息也善曰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黯於滅切慨許既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

然向曰宜然宜有之也善曰西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

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

向曰軌迹也非至聖及微之人必效當時

之用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善行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

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是以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致也

次貝中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

翰曰資用也脩令詞立誠節以為常業善曰周易曰履

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僕少竊鄉曲之譽

濟曰譽美稱也言竊岳謙詞也

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

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尉

善本作宰字

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

良曰賈充為司空轉太尉薨謚曰武公岳弱冠太尉舉秀

才也善曰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

逮事世祖武皇帝為

河陽懷令

向曰逮及也河陽懷二縣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崩號上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

懷今漢書河內郡月懷縣河陽縣也

尚書郎廷尉平

音病翰曰岳既寧二品補尚書郎廷尉平為公事免也善曰漢書曰

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今天子諒闇之際濟曰晉武帝崩惠皇居喪故

子惠帝也及諒闇並已見西京賦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良曰楊駿為

府主簿駿誅岳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俄

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善同良注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

涉于善本作知命之年向曰召拜謂謝而上也免解也翰曰弱冠善本

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

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濟曰岳以司馬安為巧自以為拙效力也

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

也博士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曰以為為遇不遇命也廣雅曰效

驗昔通人和長輿之論善本作固謂拙於用多良曰和嶠

為岳論此也謂岳拙於用多者言岳長於用少短於用多善曰論衡曰博覽

古今者為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

濟曰岳言稱用多誠不敢當言拙則矯說有驗也善曰論語孔子

曰若聖與人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方今俊乂在官百士惟時

向曰方當又理工官時是

也言皆在於是善曰尚書

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大夫

人在堂有羸老之疾

翰曰岳自為拙者將絕意榮祿焉濟曰太夫人謂岳母善曰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

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瑩曰余羸老也

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

屑從斗筲之所之役乎

良曰尚猶復也屑屑猶驅驅也筲竹器容二升言我復何能違所親膝下顏色敬養而反驅驅

從斗筲之祿自為役乎言不能也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處斗筲之役乎

於是瞻見止

足之分庶浮雲之志

銑曰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非已所務也庶近也善曰

蒼眉戲曰仲尼

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秋足

以代耕向曰稅謂春粟爲米稅其利以代耕也善曰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衍然灌園甕蔬以

供朝夕之膳向曰鬻賣蔬菜膳食也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曰終爲人

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翰曰牧養也酪乳酪伏臘謂夏有伏冬有臘費用也善曰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

雅曰酤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

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乎殷曰清祀周曰大

蜡漢故改爲臘臘獵也言
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

政也。濟曰：「既爲此事，而孝父母、友兄弟，是亦我之爲政於家。何必在於國也？」拙者，岳復謙也。善曰：「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乃作閑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向曰岳以閑居爲遂情故歌詠

其事善曰韓詩序曰勞其辭曰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

銑曰三墳之書素王之法以為長圃肅傲於中矣哲智衢道也

將步遊先古聖智之道以為業也善曰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

亡國之戒也上林賦曰翱翔乎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遠

有道五口不仕無道五口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

餘也向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言我見先哲之迹雖以厚顏懷甯遠之事益復內愧翰曰

艱難也天下有道吾不能進仕無道吾不能佯愚是巧智之不足拙艱之有餘也此岳疾時而自責善曰尚書曰顏厚有忸怩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愧於

心管子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身齊逸人善本作民字

名綴下士濟曰浹岸也良曰逸人散逸之人下士卿士之下者岳將退居故云齊逸人岳嘗從官故云綴下士也善曰楊佺期洛陽

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被襖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浹毛萇詩傳曰浹猶涯也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

下上凡倍京沂面郊後市銑曰沂向也面前也郭外曰郊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

沂向也揚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南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

浮梁黝糾以徑度靈臺傑其高跼善本

作峙字向曰浮梁橋也黝橋兒徑直也靈臺臺名天子占候之所傑猶壯拔也時立也岳家近此善曰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三里洛水浮橋方言曰造

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黝長兒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陸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持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跼

能離徐爰射維賦注曰峙立也窺天文之祕奧究捫人事之終始濟曰窺覲也天文日月星也祕

與精其微也觀其運行遠速干犯得其精微人事興亡盡以知之善曰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九

明圖緯祕奧字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其西則有

元戎禁營玄幙綠微翰曰岳宅西也元戎大兵也禁營掌禁兵也微旗旗名玄幙皆色也善曰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

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微旌旗

之名溪善本作谿字子巨黍異秦卷同機良曰秦發箭處也善曰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

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夷拓弩皆音材也孫卿子曰弩弱巨
黍古之良弓異黍同機言弩黍雖異而一同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
秦共一辭然秦弩弓也李奇曰秦弓也字林曰秦音卷 噉 普 石雷駭激
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誤也

矢蠹飛

銑曰噉石以石激物也其聲如雷之駭箭去如蠹蟲之飛 善
曰噉石今之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

矢遠法言曰羿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
武作飛蠹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蠹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鏃謂之羊頭三鏃
長六尺謂之飛蠹郭璞曰 以先啓行曜我皇威 向曰此在陣之先以曜
此謂今之射箭也鏃稜也 善曰詩
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 其東則有 善本有明堂辟雍清穆敬
都賦曰耀威而講武事 有字

閑 高也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辟雍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 善曰詩
輔黃圖曰大司徒官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毛 環林紫映圓海迴淵

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敞閑也 善曰三 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

濟曰環林圓海明堂辟雍水木周繞 善曰三 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

以配天

良曰聿述也文考晉文帝之祖也言述追文考之道尊嚴其父武帝
故以文王配於上天 善曰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

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祇聖敬以明

順養良更老以崇年

銑曰祇亦苟也聖敬言聖人之道也祭光祖所以明敬善曰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良三老五

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曰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若

乃背父涉春陰謝陽施

去聲 向曰言春時陰氣退陽氣升也善曰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

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自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

天子有事于柴

燎以郊祖而展義

有事祭事也柴燎焚柴也郊祀也展其禮義之事善曰左氏傳曰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

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生體焉燎

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饗而郊稷鄭玄曰禘張鈞天之廣樂備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千乘之萬騎

翰曰鈞天廣樂天樂也千乘萬騎言多也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立巾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

獨斷曰大法駕

服振振以齊

管啾啾

而並吹

去聲 濟曰振振繫良啾啾吹聲玄

黑也 善曰左氏傳卜偃曰童謡云衿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衿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說文曰衿立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王逸楚辭注曰啾啾

鳴聲也 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 良曰煌煌隱隱

皆盛兒巨大也 善曰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盛也又曰沈沈隱隱春秋考異尤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

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史記 兩學子齊列雙字如一右延國

由左納良逸 銑曰兩學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雙字如一言整齊也良逸則賢也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廱東北五里

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胄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爾雅曰延進也國家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東尚書曰夔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進賢良

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向曰祁祁濟濟禮義得中兒生徒儒術則胄子賢良 善曰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濟

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 翰曰孔子門徒三千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故以此比之

善曰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

濟曰道在者則以為師故無常 善曰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

銑曰髦俊卿士投弃綬紱名譽之王懷藏璽
紱而來學也善曰言棄紱藏璽咸來學也

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向日應此

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

翰曰孔子云里仁爲美此則里仁也孟軻母與軻少居近墓軻乃戲爲墓軻母曰此非所居也去居市傍軻復戲爲商賈又曰不可居也又居

學館之傍遂爲大儒比言近仁里與近學之美也 善曰論語曰里仁爲美鄭

立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

嬉戲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爲賈街

孟子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

孟子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爰定我居在宋也濟曰於此定

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 吳定手居野亭手穿泚居
善曰築

室已見上注莊子孔子曰魚
易史記方只支計佳良曰楊柳樹也

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
長楊映沼芳杜爾植離
沼亦池也枳果

樹也。以爲藩籬。善曰。馮衍字子奔。雋仕。得仕。自當。女。文。錫曰。數皮。

顯志賦曰捷六枳而爲籬
迹鱗濩咸濩角直荏專披

曰灤灤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窮丁之方ハタス烏尋於ハヤキ雲間之夕ハヤキ也

之澆澆毛萇詩傳曰蒟蒻荷華竹木荇孔魚藟害靈果參差張公

子孫富貴

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桺

助理反 良曰翳藹參差鬱茂白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內唯此一樹

梁國侯有烏桺故代傳之 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桺木大谷梨未詳也

桺方彌切

周文弱枝之棗房陵

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

之色

翰曰靡無植種也周文王時有弱枝棗樹味甚美房陵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若此果木無不種之也三桃使桃櫻桃胡桃也二柰則

丹白二色也 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

周文朱仲未詳蒼頡篇曰殖種也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西京雜記曰上林

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石榴蒲桃之珍石砮落蔓衍乎其

側梅李

善本作杏字

郁棣之屬斂示榮藻麗

善本作麗藻字

之飾

濟曰石榴蒲桃

梅李郁棣皆果木名言珍美之也磊落蔓衍衆多兒繁榮藻麗果花光色可以飾林園也 善曰石榴即若榴也蒲桃似燕萹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

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郁今之郁李棣山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萹山李也郁與萹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

桃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良曰照爛光明也 善曰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

菜

則葱韭蒜等芋違青筍昔紫薑薑謹薺齊甘百莢了其女

綏芬芳銑曰皆菜名味甘而氣香也善曰毛詩曰薑菜如薺而荷

依陰時華往向陽向曰藁荷菜生於陰地藁菜側葉而向陽也善曰崔豹

上葉也曹子建求親綠葵合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

寒往翰曰當秋節也濟曰重言春秋暑退寒往之時善曰楚辭曰竊獨

熙熙如登春臺廣雅曰熙熾也周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善曰呂氏春秋太夫

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樂

以勞宣嘗膳載加桂曰痾有痊軒輕車王畿近都城之地言岳母

乘車覽屬郊野遊行家園以和其體以宣其藥是時稍加膳食舊疾有瘳岳所

以為樂也善曰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

名傳暢晉諸公贊曰傳祇以足疾版輿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

曰板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轡欄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周禮曰方

千里曰王畿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散也說文曰席長筵列孫子柳垂

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

陰車結軌濟曰孫子子孫也結軌並迹也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

轅陸摘紫房水挂頰鯉向曰紫房謂果木房實有紫色頰鯉鯉魚赤

獨熟毛萇詩傳曰頰赤也或宴于林或禊計于汜音似翰曰禊祓

也善曰史記曰武帝禊灞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官人皆禊於東流水上自

洗濯拂除宿疾垢也風俗通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祓除故事取於清絜

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注曰水昆弟斑白兒童稚齒濟曰髮斑白

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

齒小也善曰禮記曰班白不提稱萬壽可以獻觴咸一懼而喜良

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

萬壽萬歲也獻觴酒也見親妻老而懼見親壽考而喜善曰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停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

二

二

得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風俗頓足起舞舞抗音日高歌人

生安樂孰知其他翰曰抗舉孰誰也他他事也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抑頓足起舞舞傳武仲儻賦曰抗音高歌

為樂方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

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濟曰省察也用薄才劣岳謙詞

也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格至也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求諸已曾子曰旦就葉夕而自省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止識賜

問曰格言成法幾陋身之不保而善本作奚擬於明哲良曰陋身亦可以次序也尚字岳自謂也

言身幾將不保何敢比於明哲謂周任也言遭楊駿之事殆不全也善曰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銑曰眾妙則老子云眾妙之門也絕思者盡心於此以養其拙

岳復謙詞也善曰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

悲思

善曰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

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

聞蜀

邵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

善本無黃字

金百斤為相

如文君取酒

向曰工善也卓氏女文君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叩買酒舍也事不宜斤言與相如金故託為相如文君取酒

善曰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叩買酒舍文君當壚和如身自滌器於市中

因于解悲愁之辭

翰曰欲因此辭

解悲愁善曰鄭玄

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

善本有親字幸

濟曰陳皇后復得親幸案諸史傳並無此文恐敘書之誤善曰說文曰悟覺也

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步逍遙以自虞

良曰佳人謂陳皇后也逍遙行兒虞度也自度量已事善曰神女

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郭璞曰謂測度也

魂踰佚

逸

而不返兮

善本有兮字

形枯槁

考

而獨居

銑曰言憂思顛頓之甚也

善曰言情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

言我朝往而

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

向曰我謂武帝也言武帝嘗許朝往暮來臨幸於此矣而樂其飲食與寵衛子夫而

忘人人后自稱也善同向注

心慊

慊

移而不省故兮

交得意而相親

翰曰慊絕也言

君心絕移不省察我故舊新交得意者而與相親也善曰移字或從火非也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

伊予志之慢愚兮

懷貞慙

苦

之歡

善本作

心

濟曰伊惟也慢愚后自謙也望帝之來故常懷貞慙以自歡也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

善曰望帝之來故常

鄭玄禮記注曰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

良曰願得聞君

願賜問而自進兮

得尚君之玉音

問已之音而重

之因復自進也言王者貴之也善曰願君問

奉虛言而望誠兮期

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

奉虛言而望誠兮期

期

城南之離宮

銑曰離宮長門宮也在城南言奉君虛言期幸長門我望此以爲誠信

在於城南也

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

善本有曾字

不肯兮

善本作平字

幸臨

向曰薄其清絮之饌也史記曰臨親也

善曰

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颼颼而疾風

翰曰廓然潛處等一其精神也

善曰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憚在心之貌

登蘭臺而遙望

兮神怳怳

往兄

而外淫

濟曰蘭臺臺名登以望君怳怳思君也淫游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故

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蘭臺臺名

浮雲鬱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隱

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良曰聞此謂君之來也窈窕暗也隱隱聲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響

積也楚辭曰日窈窕其光晝晦說文曰窈深遠也毛詩曰殷其雷殷音隱

颼風迴而赴

善本作起字

閨兮舉帷

幄之檐檐

昌廉反

銑曰赴至也檐檐動兒

善曰

桂樹交而相

紛兮芳酷烈

也

善曰

酷烈閨閨香氣盛也閨魚斤切

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翡翠翼異而來

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居心憑噫依而不舒兮邪氣壯而

攻中翰曰存猶並也萃聚脅歛也憑噫懷歎邪氣恨氣也言鳥獸飛翔吟嘯與偶相集故心懷歎不得舒洩憂恨之氣壯盛攻於中情也善曰說

文曰存恤問也憑噫氣滿貌下蘭臺而周覽管子曰邪氣襲內王色乃衰兮步步從容於深

宮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尚書曰從容以和正殿塊以造操天兮鬱鬱並起而穹

丘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善本作靡靡而無窮而無窮向曰正

也塊大造至也穹崇高兒徙倚立也廂廊也靡靡室宇美好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方言注曰鬱壯大也穹崇高貌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間

頃也謂下臺少頃也郭璞璞方方言注曰靡靡細好擠濟玉戶以撼胡金鋪平兮聲噌耕呺呺

胡而似鍾音濟曰擠排撼搖也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鈕鑲以貫鎖故撼搖有聲似鍾音也善曰字書曰擠排也說文曰撼搖也

金鋪以金為鋪首也噌呺刻木蘭以為穰裴兮飾文杏以為梁

呺聲也噌音曾呺音宏

羅丰

峯

茸

恭如

之游樹

兮離樓

梧五故

而相撐

丑耕

良曰木

祿也游樹邪柱也丰茸衆柱兒離樓攢衆木兒梧逆也撐倚也善曰丰茸衆

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之貌漢書音義曰瑱曰邪柱爲梧字林曰撐

柱也直

施瑰木之樽

盧

兮委參差

以棟康梁

銑曰瑰

也構櫨斗拱之屬參差以承虛梁

善曰言以瑰奇之木以爲構櫨委積時

鬚鬚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

此善曰楚辭曰時仿佛而遙

見說文曰鬚鬚見不謚也尚

五色炫縣以相曜兮煥

善本無

善本有

而光致

善本作

錯石之瓠

瓠

兮象瑤瑁之文

章

翰曰錯石衆石也瓠瓠也言累瓠石似瑤瑁之文

善曰埤蒼曰炫光

衆石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爲瓠瓠采色間雜象

張羅綺之幔帷

兮垂楚組之連網

濟曰組綬類楚人善爲之故用以連繫帷幔也善

周禮曰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所以繫帷也撫枉楣以從容容今覽見曲臺之央

央白鶴敷叫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銑曰白鶴孤雌哀鳴時立於枯楊無滋潤

之樹自喻獨悲於深言善曰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央央廣貌廣雅曰敷鳴也日黃昏而望絕

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向

黃昏不來望君之心絕矣月在空如懸也徂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

思之不可長翰曰援持也調謂變常調以奏愁思之曲不可長者言愁思常難堪善曰宋玉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

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

復揚良曰案徵絃而却轉之使其聲抑而復揚也幼妙細聲貫歷覽其

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音昂濟曰貫猶次第也操曲也慷慨歎息

息自激厲也善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至其中操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漢書王章

妻謂章曰不自激卽如淳注曰左右悲而垂淚今涕洟離而從橫

良曰洟離涕淚兒善舒自悵悵而增欷歔今蹠所履起而彷徨黃

銑曰舒息長舒氣也欷歔哀也蹠蹠也彷徨猶徘徊也善曰息歎息也悵於

悵也楚辭曰惜悵增欷歔篇曰欷歔餘聲也蹠履足指挂履也蹠與躡音義

同投善本作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僇殃良曰袂袖翳蔽也自

說文曰揄引也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良曰懷其思慮

爾雅曰僇過也曰廣雅曰頽懷也言搏徒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菑待

香濟曰搏持也芬若荃蘭菑皆香草持以爲枕席以喻脩絜其行善

曰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爲枕席與君來而幸臨也搏着也段九切忽

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傍惕寐覺而無覓見今魂

迂迂區若若有亡銑曰惕驚也迂迂驚兒覺而不見於君若有所失也善

之也迂迂恐懼之貌狂往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

衆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

向曰予陳后自稱也畢昂之星晨見東方正秋時也

辭曰目眇眇兮愁予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昂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

望中庭之藹藹於兮若季

秋之降霜

翰曰藹藹月色如季秋之霜白也

善曰藹

夜漫漫莫半切善

本作曼

其若歲

善本有

懷

鬱鬱

其不可再更

濟曰漫漫若歲言夜長也更易

也言懷愁鬱鬱不可重易歡樂之時而爲之也

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

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曰計倪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

澹去

偃蹇而待曙兮

荒土亭亭

而復明

良曰偃蹇佇立也曙曉也亭亭漸明也澹然佇立待曉荒然漸及明也善曰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

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

妾人竊自悲

傷

善本無

今究年歲而不敢忘

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銑曰妾人陳后自謂也究盡也雖盡年歲終不忘君也

思舊賦并序

向子期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

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爲黃門郎卒五臣注與此同

余少

善本無少字

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翰曰不羈言不可羈束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爲竹林之遊預其流者

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然愁意

善本作

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阜也

志字

翰曰康意高遠於人事疎略安心曠大於俗表放逸安妻其甚美兄巽使婦人醉

而報之巽內慙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廷

尉與康俱刑故云以事見法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安妻其甚美兄巽報之巽

內慙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見

法謂被法也說

愁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

文曰法刑也

日影索琴而彈之

善曰綜集也就命就戮也康臨刑顏色不變取琴鼓之口應聲散於今絕也善曰王肅周易注曰綜理

事也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楚康臨死顏色不變謂見曰
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
千寶晉紀云賈余善本有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良曰逝往也西邁
度散於今絕矣余善本有

也言往日西行今還而過其舊居舊居即山陽竹林也于時日薄虞淵
善曰言昔逝將西邁今還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

寒冰淒然良曰虞淵日入處也善曰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

亮追想思字善本作曩昔遊燕善本作之好感音而歎故作

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銑曰秀為郡計掾吏故云將命
北徂言北歸也善曰論語曰

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濟黃河以汎舟兮經
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

山陽之舊居善曰國語曰秦汎舟於河瞻曠野之蕭蕭條兮息余

駕乎城隅善曰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孟子曰孔子自踐二子之遺跡
衛反魯息駕乎河渠毛詩曰保我乎城隅

兮歷窮巷之空廬

向曰二子嵇康呂安

善曰二子謂

歎黍離之

懃周兮悲來秀於斯墟

翰曰詩云彼黍離離傷周宗廟廢壞也箕子從周過斯故宗廟作詩云來秀漸漸兮謂過

舊居故引此

惟古昔以懷人

善本作

今心徘徊以躊

儔音除

思也徘徊心不安躊躇行不進也

善曰方言

棟宇存而弗毀兮形

神遊

善本

其焉如

良曰謂嵇呂二子之形神也焉何如之也

善曰家語

也孔安國尚書

昔李斯之受戮

善本作

今歎黃犬而長吟

銑曰

傳曰如往也

將刑謂其子曰吾與爾牽黃犬出上蔡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

而彈琴託運命

善本作

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

翰曰領

也言康之刑是運遇會合當終之秋索琴而彈是寄命於分寸之陰耳此向生

思舊之深故再言也

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

記注曰領理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

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

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良曰尋續邁行援持也寫心寫思舊

之心也善曰洞蕭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猷應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停駕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

錄弔以舒懷兮毛

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并序

陸士衡

濟曰臧榮緒晉書云陸機字士衡吳人也年二十閉門勤學流譽京邑聲溢四表為吳牙門將軍吳

平楊駿辟機為太子洗馬為司空張華所重後為江都王頴司馬遂為頴所害逝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易往

傷歎是事因而賦

焉善同濟注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

有存者

銑曰皆長老之所談者也平生少時也凋落死亡也僅纔也善曰論語曰夕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逵國語

注曰僅猶言纔能也

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寡晤交密友亦不

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

是思哀哀可知矣

向曰言哀之甚也懿美曜近也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

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素盡親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乃為字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

翰曰伊惟也運流行也升上降下襲因也四時上下相因代謝紛然

無極善曰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百化興焉

日望空以駁驅節

循虛而整言丘

濟曰日行于空虛如駿馬之驅馳四節謂日所迫曾不得少息常自警策而立其節矣此謂歲月之速善曰警猶驚也

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良曰執守也善曰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導血氣

而求時飄忽其不再升之晚

晚而

善本作其字

將及

良曰飄忽疾兒不再不可再來也晚

晚日暮也比人年老也善曰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

思立賦曰辰倏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晡晚其將入

對

直瓊女樂之無

徵恨朝霞之難挹

一入石

銑曰對怨也瓊女樂朝霞皆仙者服之以取長年今我將老是瓊女樂無驗朝霞不可挹酌也善

曰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屑璅繁以朝食必性命之可度望賜善本作企楚辭曰嗷正陽而含朝霞毛詩傳曰挹與也挹音揖與音俱

之以字善本作企遺予惜此景之屢戢向曰賜谷曰所出也景亦日也戢企

此日屢為藏沒使人代謝不告也善曰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企予望

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藏也悲夫川閼水以成川水滔滔而

日度濟曰閼揔也滔滔水流兒揔衆水而成其川終日流去而後世閼又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濟曰冉冉人老兒言揔衆人而成千世終日老謝而後人相繼善曰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

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為人何世而弗新世何

人之能故銑曰以新代故是以不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

而遺露良曰無朝遺露無一朝而不有露也善曰野每春其必華喻人

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

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

向曰素舊也言人世互新雖及終古而常若此至於物類亦如舊日
善本曰楚辭曰日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

日及之在條怕雖盡而不善本作悟翰曰悟覺也日及木槿華也朝

善曰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悟善本作其可

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濟曰惆悵

何也善曰廣雅曰惆悵也爾雅曰亮信痛靈根之夙殞怨且爾之

多喪平聲協韻良曰靈根靈木之根喻祖考也夙早殞沒也具爾謂兄弟

曰固靈根悼堂構之頽善本作瘁善曰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

之堂皆崩頽毀瘁城闕亦丘墟荒蕪此機情多傷矣善善親彌懿其

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善本作次善本作余命善本作之方殆何視天

之茫茫善本作芒芒善本向曰懿美戚近咨嗟殆困也茫茫不明也善本芒

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

殆危傷懷悽其多念感

善本作感字

貌瘁而鮮

善本作鮮字

歡翰曰感

鮮少也善曰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眇少也

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

良曰言我懷傷叩發自多端緒善曰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

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

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

不殘

銑曰言昔時賓族眾盛若此也充滿衍溢也也言思昔雖已終年時亦無多日也而親戚舊人無不殘滅

向曰彌終也詎幾無多善曰毛

詩曰自古在昔充滿於堂盈衍於宇皆殘滅也爾雅曰彌終也

或具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

平聲協韻善曰說文曰冥窈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

翰曰同類相感也冥邈久遠也僅纔也芝蕙香草也言親友既逝其情無聊善曰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栢悅

蕙歎蓋以自喻

苟性命之不

善本作弗字

殊豈同波而異瀾

濟曰性命波瀾既同賓族盡歿自思

將復同此善曰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

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

良曰軌車也言觀前車之覆重涉其路固以難也善曰此路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啓四體而深悼懼茲

形之將然銑曰懼已將復化也善曰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毒娛情之善本作寡

方怨感目之多顏向曰毒病寡少也言觸目皆感多在顏面善曰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

者既多而亮善本作諒字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韓曰亮善怡悅也顏之憂猶感

於目其神何往而獲其怡悅矣言不可得也善曰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

之濟曰尋思親故音響形像見昔時器物而為增懷也善曰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漂眇以響像步

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

而異時濟曰翹英也言節序雖同而時人各異也善曰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漢文帝與吳質書曰節同

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遑音責良曰如行者塗路尚遠而日已暮以喻天甚長而

人已老是以意迫遑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遑迫也阻格切親落落而

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

銑曰落落稀兒靡靡少兒索盡要妙遺餘也舊十今得其一舊千今得其百蓋失其九分矣善曰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舊要猶久要也遺餘

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樂嘖嘖善本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久要已見上注

其如亡哀緣情而來宅也向曰隕落士失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韓詩章

句曰隕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翰曰言後生見我老不與猶遺也

憂耳末契下交也善曰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然後弭節安懷妙思

天生楚辭曰弭低也以爲理不可強故低志節安懷抱妙思天之造物善曰

胷中周易曰精浮神淪忽在廿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

以怨早銑曰大暮長夜也乃寤古今爲長夜天下同寢寐復何有早晚而矜

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指彼日之方除豈茲

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

情之足攬

音狡 向口除去也言彼日之去乃常事耳何足攬亂我情而使憂也 善曰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祇攬予心毛長曰攬亂

也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蜚草在躬真安而弗違夫

何云乎識道

翰曰至如感病於秋華衰木零露茂草之節是不避深憂之人豈得云識道士也瘁病豐茂躬深遠避也 善曰言達人之

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未衰之秋華思豐草之零露是乃在躬憂而不去何云於識道乎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長曰

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將頤天地之大德道聖人之洪寶

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躬深也濟曰洪大也孔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將養生而遺解榮也 善曰爾雅曰頤養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解

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

良曰言游道德以解中心憂累下末之迹優游自娛以終老也 善曰莊

子曰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

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揚君始見知名遂

申之以昏善本作姻向曰岳父左與東武伯揚肇嘗同為官故曰友戴謚

書曰岳父苾琅邪內史潘岳甥肇曰肇字季初榮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

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銑曰

道元公嗣二子名也東武侯亦與岳崇代親而相愛也謂子父各相友代代相

親愛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澶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

司馬不幸短命父子凋殞翰曰言肇與道元公嗣皆短命逝沒也余既

有私艱且尋役于外濟曰岳自遭父憂後徙官外郡善曰私艱謂家

任也王充論衡不歷嵩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

然懷舊而賦之曰良曰楊肇塋葬嵩高山岳望之而念舊也善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銑曰開陽洛陽門名邁行徑直啓

開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開陽

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
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往渡已見上文晨風淒淒以

激冷夕雪高胡以掩路也向曰晨風朝風也高白色轍含冰以滅軌

水漸子軻以凝互胡故反軻曰車轍冰含而滅軌迹水入車輪凝凍

車跡曰軌軌並輪謂之軻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塗艱屯其難進日

晚紆晚而將暮翰曰艱屯險阻也晚晚日落兒善仰晞歸雲俯

鏡泉流濟曰晞視鏡鑒也善曰傳毅七激前瞻太室傍眺嵩丘

良曰太室嵩丘皆中岳名今云前瞻傍眺似是他山恐傳寫之誤太室山名在

南多以爲此前瞻矣善曰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

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

謂少室摠名嵩也小說曰昔傳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

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東武託焉建瑩

啓疇銑曰即楊聲望疇疇也善曰如淳漢嚴嚴雙表列列行

胡秋音秋向曰表華表也巖巖高兒楸木名列列行兒善曰崔豹古今注郎楸曰晝設誹謗之木今之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頭古人亦施之於墓爾雅曰

楨大而散楸郭璞曰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去聲善曰尚書曰予思曰孜孜既興

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力追切善本作壘字以善本作接

龍栢木森森以櫝植直利反協韻翰曰戴侯即楊肇元即道元嗣即公

善曰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龍丘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其墳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何

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銑曰言肇與道元相尋而逝舊草未及變異也善曰禮記曰朋友之墓

有宿草而不哭焉余摠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

士眷余以嘉姻向曰摠角童子髻也岳是時見楊肇肇以岳為國士故與昏姻也清塵猶清風皆美言也善曰毛詩曰摠角牝兮

孔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自祖考而隆好逮予

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翰曰偕俱也逮及也二子謂道元與公嗣也恨

不得與二子俱老相與為鄰而我得報國士之德 善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

鄰 必有 今九載而來歸 善本作 空館闐其無人 濟曰館宅也闐空也 善曰周易曰闐其戶

闐其無人埤 陳芟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新 良曰陳芟宿草也 除階道也圃園也

薪樵也室宇無人故生草大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步庭廡以徘徊 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芟根也音階說文曰除殿階也

涕泣流而霑巾 翰曰廡長屋也流泣淚下兒巾衣襟 善曰說文曰廡 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

身北望涕霑 宵展轉而不寐 駭長歎以達晨 銑曰宵夜也展轉 巾泣胡犬切 反側也驟數也晨

明也 善曰毛詩曰展轉伏枕漢 獨鬱鬱結其誰語聊掇 善本作 思 書曰劉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

於斯文 濟曰鬱鬱結意不申兒言我將與誰語但掇採餘思於斯 文矣 善曰楚辭曰遭沈濁而汚穢兮獨鬱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 井序 善曰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 安仁處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者

善本無者字

有韜世之量

向曰任子咸樂安郡人也韜藏也言度量之廣包藏一代

也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護字子咸奉車都尉廣雅曰韜藏也言度之大苞藏一世也

與余少而歡焉雖兄

弟之愛無以加也

良曰歡愛加過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不幸弱冠

而終

良曰禮二十而冠故云弱冠善曰不幸弱冠並已見上

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

吾姨也

善本無也字善曰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

次子適任護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少喪父母適人而

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嫺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

少喪父母適人而

所天又殞

向曰言咸妻少喪其父母以之適咸而咸又逝也善曰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

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

孤女藐眴焉始孩

向曰藐孤兒孩嬰兒善曰左氏傳晉獻公

曰以是藐諸孤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

斯亦生人

善本作之至民字

之至

艱而荼

徒毒之極哀也

翰曰艱難也荼毒苦也善曰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

昔阮

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

濟曰魏文帝也悼傷也善曰魏文

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余遂擬之以作善本無作

字叙其孤寡之心正如其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

市林反良曰余為成妻稱也造成忱誠也言我生遭家

不成而喪父是天降禍難雖有誠信不能懷却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少伶零

傳匹成切善本作伶字而偏孤兮痛怵怵

丁達以切善本作心銑曰伶傳單子貞母在故云偏孤切

怵怵也如切割其心也善曰偏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

怵怵猶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兮我之餘音

向曰詩云爰有寒泉在浚

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其憂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皆孝子思養其親故覽詠是篇而有遺歎餘音善曰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

俱亡也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

翰曰言思親之深也感憂永長逾過也善曰

長笛賦曰長戚戚不能閑居兮
曾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

伊女子之有行

去

兮爰奉嬪於高

族濟曰伊惟也女子謂戚安稱也有行謂自修德行也高族謂戚族望高也

嬪于虞孔安國曰承慶雲之光覆善本有荷君子之惠渥良曰慶雲喻父

母言承父母餘蔭光覆君子謂夫也渥厚也又荷戚恩惠之厚善曰慶雲喻

父母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菌是謂慶雲楚辭注曰

慶雲喻尊顯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既顧葛藟水之蔓延去兮託微

莖於樛居木柔弱兒善曰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

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懼身輕而施去重兮若

履冰而臨谷向曰施恩也履冰臨谷戒慎墮陷善曰曹植鸛鵲賦曰怨

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遵義我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

典戒翰曰石碣云教子以義方言遵奉我家德義之方以為明訓古者后妃

皆有女史我取以為法則典戒也善曰蔡邕表夫人碑曰義方之訓

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奉蒸嘗以效順今供灑善本作掃以彌

載濟曰蒸嘗祭祀也言供奉祭祀灑掃之禮效柔順之道以彌年載善曰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杓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

掃灑毛萇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幄永終死以為期爾雅曰

彌終彼詩人之攸歎今從善本作願言而心痾音妹銑曰願言

也病也攸所也願言惜老而不遂使我心痛為下文張本善曰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痾毛萇曰痾病也音妹何遭命之奇薄

今遘天禍之未悔向曰言自薄命天不悔禍而遘此凶變善曰魏文

禍未悔言天降禍于己未有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榮華燁燁其始茂兮良人忽忽以

捐背翰曰言已容色始茂而良人忽然弃捐我而逝矣婦人稱夫曰良人捐

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爭其良人出必馱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善曰

闔門以窮居今塊然獨而靡依濟曰闔閉也塊獨居貌靡無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

靜閉門以却掃
易錦茵以苫
席
分代羅幃
直以素帷

良
茵褥也居喪者履苦張素帷三居夫喪故以苦席易錦褥以素帷代羅幃幃幃幃也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相子新論曰吾謂

楊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苦枕塊楚辭曰藉阿拂壁羅幃張爾雅曰幃謂之帳幃文尤切命阿保而就列

兮瞻見巾箠所以舒悲
銑曰阿保傳姆也就列就哭位之行列箠扇也巾箠感平生服翫者故覽之以舒洩悲哀之情也

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口鳴噎
結以失聲兮淚橫進而雷沾

衣
向曰鳴噎哭泣兒進散也善曰韓詩外傳曰鳴歎聲也毛萇詩傳曰咽

派進以淋浪字書曰
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
翰曰誰

善曰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
時暖

暖愛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
濟曰暖暖不明兒昏黃昏也杳杳遠

將羅王逸曰暖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丁儀妻寡婦賦曰時暖暖其
雀羣

飛而赴楹兮雞登栖

善本作棲字

而歛翼

良曰楹柱登上也雀夜宿於柱善曰秦嘉贈婦詩

曰秋秋雞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歛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羣

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幃以

歎息

銑曰館宅也自憐失其偶也衾被幃帳也

善曰楚辭曰私自

思纏

絲以瞋

莫

亂兮心摧傷以愴惻

向曰瞋亂迷惑也愴惻悲傷也善曰張昇與任彦堅書曰纏絲思好庶

蹈高蹤楚辭曰中瞋

曜靈驛

善本作驛字

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

翰曰曜靈日也驛馳遄疾邁行也四節四時也運流也推移不停也善曰楚辭曰曜靈晡而西征易乾鑿度孔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夏之節故主四時古曆九

秋篇曰寒暑推移

天凝露而

善本作以字

降霜

善本有

木落葉而殞枝

時露凝而為降霜殞落也木葉落於枝善曰毛萇詩傳曰隕墜也

仰神宇之寥寥

善本有

瞻靈衣

之披披

良曰神宇靈至也寥寥空也靈衣夫平生衣披披動兒善曰曹植九詠曰葛蔓滋兮冒神宇廣雅曰寥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楚辭曰靈衣

兮披退幽悲於堂隅兮迨獨拜於牀垂

良曰幽深也隅角也牀靈座也垂邊也善曰

楚辭曰日暮黃昏荒幽悲王粲
神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
耳傾想於疇昔今日目眇歸乎平

素銑曰翬歸存念平生之形儀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時翬歸以遙見曹植任城王諫曰目想宮城

心存平素雖具具而罔覲善本有猶依依以憑附向曰罔無覲見也猶以為可憑附也善

曰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思戀之貌小雅曰憑依也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

而安措翰曰遷神安措謂遷柩歸葬也與生者異故云殊制也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厝置也孝經曰卜其宅

北而安厝之龍輅而儼儼以其字星駕兮飛旄北翩以啓路濟曰輅喪車也飾以

龍形儼端兒星駕早駕也旄引柩幡也翩飛兒啓路謂先路而行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輅於門側旄纓紛以飛揚禮記有龍輅鄭玄注曰龍輅畫轅

為龍也說文曰輅喪車也音而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喪輪按軌公西赤為志焉設旄夏也然旄喪柩之旌也楚辭曰前飛廉以啓路

以徐進善本有馬悲鳴而踟顧良曰軌跡也踟顧踟踟顧眄不前也善曰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

僕夫悲余馬懷兮踟局顧而不潛靈貌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行局與踟古字並通渠足切

銑曰潛靈幽潛不復還也般深也靡訢無所告訴善曰般晞形影於几

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向曰晞視也自視形影雖在几筵之前而魂魄精爽以馳入於丘墓也善曰家語曰俯察机

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晞望也自仲秋而在亥兮踰履復霜以

踐冰翰曰在亥居喪也履霜踐冰經秋冬之節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亥復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惓惓在亥鄭玄毛詩箋曰在憂病

之中周易曰履霜堅冰至雪霏霏而驟落兮風濛濛而夙興濟曰驟數也

早興起也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勁雪翩翩以交零毛詩曰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雷力冷冷

而善本作以字夜下兮冰善本作水字漌漌以微凝良曰雪夜消而雷于簷也冷冷雷聲漌漌

薄冰兒言雷下及地復凝為冰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霜凄凄而夜意惚恍

往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銑曰言意迷亂遷越不定五神一夕九度飛揚善曰老子曰惚兮恍其中

有象楚辭曰惟郢路之庶浸返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其向曰浸漸

遼遠魂一夕而九逝

也以為時序漸遠哀情降歇而敢側之懷日以其甚也 善 願假夢以通靈

善本有 目炯炯 迥而不寢 翰曰假借也通靈通夫之神靈也炯炯目不閉

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 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

凜凜氣憤懣 善本作 而乘習兮涕交橫而流枕 濟曰漫漫

淒淒凜凜冷兒憤懣鬱結也乘習上習也 善曰夜漫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

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日淒淒說文曰凜凜寒也丁儀妻寡婦

賦曰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而歔 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忽其道

盡 良曰永長道終也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歲功忽忽 容

貌偏 罪以頓悴兮左右悽其相斂 銑曰偶毀也頓悴憔悴也左右

鸞賦曰容貌慘以顛顛丁儀妻寡婦賦曰碩碩貌之瓶瓶對左右 感三良之

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向曰秦穆公死奄息仲行鍼虎皆自殺而殉

於咸 善曰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 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 翰曰鞠養也稚子則謂孤女也顧此低徊復不忍弃此而死也羌歎也 善曰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兮復亭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 獨指景而心誓兮 雖形存而志殞

濟曰指日也心誓歎以自明也其形雖存志已與咸俱亡 善曰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楚辭曰辭靈脩而墮志 重曰仰皇穹兮

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

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 良曰穹天省察也女子幼穉未能識咸也 銑曰涉川無

梁不可濟也凌虛失翼不可飛也自喻喪耦難以為生 善曰皇穹天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丁儀妻寡婦賦曰鳥凌虛以徘徊 上

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 向曰遺象咸之形象 善曰象謂形像也以其已化故謂之遺也 窈冥

兮潛匿羽心存兮目想 善曰窈冥幽深也翳滅也 善曰魏太 奉靈

坐方肅清想空宇方善本頃濟曰靈坐虛座也想向宇室也善曰想亦訐字廓孤

立方顧影塊獨言而善本聽響良曰廓空也塊孤兒顧聽有欲

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賤妾兢兢顧影為儔顧影方傷推聽響方增哀遙逝

方逾遠緬邈方長乖濟曰緬邈長遠兒乖離也善曰國語聲子曰

四節流方忽代序歲云暮方日西頽向曰四節四時也善曰

與秋方代序古詩曰凜凜歲云暮說文曰頽墜也霜被庭方風入室夜既分方星漢

迴向曰被覆也夜分夜半也善曰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

若閭闔方洞開翰曰良人謂夫閭闔天門今以為室門蓋怛驚悟

方無聞超惘良曰怛驚兒悟覺也惘者哀之極也惘懷善曰方言曰怛痛也莊子曰君微然若

有怛已慟懷方奈何言陟方山阿濟曰陟山阿望咸之墓墓門善曰爾雅曰大陵曰阿

見上文

兮肅肅脩隴兮峨峨

銑曰肅肅靜兒脩長隴墳也峨峨高兒善曰毛詩曰墓明有棘方言曰無墳謂之墓秦晉之

間或謂

孤鳥嘒女嘒女

善本無

兮悲鳴長松萋萋

善本無

兮振

柯向曰嚶鳥聲萋茂

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翰曰

積聚也滂沱淚多兒

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自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沱

蹈恭姜女兮

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

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

良曰蹈履也詩序曰柏舟恭姜自誓也衛太子恭伯早死其妻

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詩曰之死矢靡他之至矢誓靡無也言至死誓無他心自言守志而詠是詩餘華餘年也吾君謂夫也言終然當歸骨同於墓

穴善曰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

已之死信無他心

恨賦一首

江文通

翰曰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文及長無奇尚吳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

空後為金紫光祿大夫嘗謂由人遭時否塞有志不申而作是賦也善注同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向曰淹望見平原陵墓蔓延之草合拱之木繁繞人骸骨有如

聚斂魂魄於是中也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人生到

此天道寧論

翰曰人生至於此誰復論其天道

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

古者伏恨而死

濟曰僕者淹自稱也恨人恨志不就也復念古人有如我恨而至死者將述之善曰列女傳曰趙津吏女歌曰誅

將加兮妾心驚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

良曰秦帝始皇也按劍而怒則六國諸侯西馳朝秦此言始皇

疆盛若此也善曰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

削平天下同文共

規銑曰規法也既平六國天下同文共華山為城紫淵為池

向曰紫淵水名

在西河遠取山水以為城池明壯大也善曰過秦

雄圖既溢武力未

畢方駕

善本作架字

鼃鼃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

翰曰吞一字

方將駕鼃鼃以爲橋梁度西海而送日入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武王伐紂東至于九江叱鼃鼃以爲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

所一且魂斷宮車晚出

濟曰一朝逝往魂神斷絕天子崩謂宮車晏駕晚出晏駕也志未滿而身遽終不其恨邪善

曰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不可知也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若乃趙主旣虜

遷於房陵

良曰秦滅趙虜其王遷之漢中房陵房陵地名善曰淮南子曰趙王遷派房陵思故鄉則爲山木之嘔聞者莫不隕涕高誘

曰秦滅趙虜王遷徙漢中房陵山木之嘔歌曲也

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

女喪金輿及玉乘

銑曰憂患相積故心動神興豔姬美女金輿玉乘皆王者翫服於此喪別矣善曰楚辭曰薄暮雷

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旦丕顯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爲之金輿總衡以繁其飾玉乘玉輅也

置酒欲飲悲

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

向曰膺臂也嘗爲君王遷逐若此其恨固不可勝矣善曰漢

書曰上置酒沛宮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子誰與爲樂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

辱身冤

翰曰漢將李陵與匈奴戰力窮不勝降匈奴是名之辱身之冤也善曰漢書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遂降孫卿

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拔劍擊柱弔影慙魂

濟曰其心不平故拔劍擊柱朝行弔其影夜寐慙其魂以思已

敗善曰漢書曰羣臣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

情往上郡心留鴈

門良曰上郡鴈門皆漢之塞也陵常思歸漢故心

裂衣帛繫書誓還

漢恩

銑曰裂帛爲書繫以歸鴈誓將報舊恩善曰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其澤中李陵書

曰欲如前書之言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向曰溘奄也人如朝露豈可久也奄然至此握手何言陵圖報

報恩於國主耳漢德終而不成爲恨固已多也然此皆隨淹賦意而言事不如此且陵自降匈奴漢誅其族便怨於漢沒身匈奴中非有報恩之意按此乃淹文之誤矣善

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誄曰臨命相

握手決交腕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

翰曰王昭君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

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後爲觸晉文帝諱改爲明妃君者貴人通稱善曰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大息涕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濟曰紫臺宮也天子所居與明妃適單于故云稍遠極窮也善曰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

和歌有度 關山曲 揺風忽起白白西匿

良曰揺風飄風也匿藏也善曰爾雅曰飄飄謂之颼颼音扶飄與揺同登樓

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

隴鴈少飛岱雲寡色

統曰鴈南飛將盡明妃見而懷鄉仰

視雲氣皆無色隴岱並山名善曰漢書曰凡望雲氣勃碣海代之間氣皆黑

望君子

善本作王字

今何期終無

絕今異域

向曰域國也蓋猶廢也明妃既適異域望漢無期有以斯恨也善曰彌子曰君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李陵書

曰生為異域之人 王如乃字

敬通

善本有見字

抵

見罷歸田里

翰曰馮衍字敬通漢

明帝以敬通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故歸田里抵拒也善曰漢書曰高台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與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上

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 閉關却掃寒門不仕

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

濟曰閉關塞門却掃家

庭不出求仕善曰司

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吳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士塞其門

左對孺人右

善本無右字

顧

有弄稚子

良曰稚子嬰兒也

善曰禮記曰天子之

脫略公卿跌宕

徒宕

徒文史

銑曰脫略輕易跌宕放逸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脫

齊子志

浪沒地長懷無已

向曰齋持也受抑之志死沒於地恨情無已

善曰馮

而長懷毛萇詩

傳曰懷思也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

翰曰嵇康為中散大夫為

神氣自若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

平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

暘濟曰濁醪濁酒青霞奇意志高也脩長暘明也琴酒康平生所服御者言

康臨刑雲日為之蕭索無晶光負高奇之志入長夜而不明豈不恨歟已

上恨者凡六人已下雜論其狀淹以為今古之情皆類於此善曰嵇康與山

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鄭玄禮記

注曰系散也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素簪流於森

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脩夜之不暘孔安國尚書傳曰暘

明也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

音陽

人但聞悲風汨筆起血下霜襟

善本作衿字良曰此皆易為

恨者也孽子庶子也海上隴陰

皆邊鄙也汨起風疾兒血下泣血也 善曰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

以見義漢書匈奴乃徒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史記曰婁敬齊人也成

龍西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

則傷心矣毛詩曰鼠思泣血尸 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 銑曰茹

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 鼻酸也銷落湮沈滅也言抱此酸歎至滅亡而不已故 若乃 善本作 騎蟲且

有餘恨 善曰廣雅曰茹食也又曰湮沒也銷猶散也 善曰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

跡車屯軌黃塵市地歌吹四起 向曰屯聚軌跡也四起四面起也

吳都賦曰躍馬疊跡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山 無不煙斷

陽公載記曰賈謝鳴鼓雷震黃塵蔽天李陵書曰邊聲四起

火絕閉骨白泉裏 濟曰去車騎歌吹之歡如煙火斷絕而葬骨於泉裏

由是恨也 善曰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

曰人之死也猶火之滅火滅 已矣哉 善曰孔安國尚書 春草暮兮秋

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也 傳曰已發端歎辭

風蕭秋風罷芳春草生綺羅畢芳池館盡琴瑟滅芳

丘隴平 翰曰榮枯相待也 坑曰綺羅琴瑟既已歇絕而池館丘隴亦復何

有 善曰琴道雍門 同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

兔穴
其中
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非其罪何
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黯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向曰黯黯失色貌 善曰言黯黯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

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

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

里

良曰絕遠也言秦吳燕宋四國相去遼遠人多遊焉而有別離也 善曰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為況也文子曰為絕國殊

俗立諸侯以教誨之

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

百感悽惻

濟曰行者多以此時感物悽傷矣稱百言多也 善曰言此二時別恨逾切鮑照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風

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

銑曰恨為離別覺風雲改於常 善曰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尚書大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

向曰凝滯兒將為水陸之別善曰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棹善本作容

與而未善本作前馬寒鳴而不息翰曰棹楫也容與不進兒皆

惜別之意善曰楚辭曰櫓齊揚以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雷沾式濟曰掩覆也觴酒杯也

容與為之言行子覆杯捨瑟登車而去涕淚霑軌也善曰韋謏詩曰旨酒盈金觴

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素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余陳王柱之鳴

箏焚辭曰涕居人愁卧况冠若有亡銑曰初別親友恍然若有所失

若有亡已見上文旧下壁而沉善本作彩月上軒而飛光向曰落日下隱

於軒月之十五日見紅蘭之受露路望青楸之離霜翰曰蘭至

夜善曰軒檻版也秋也離霜秋色紅也離羅也巡層善本作楹而空掩撫錦幙而虛涼濟曰巡歷層高

掩江也錦幙錦帳也虛涼悲涼也善曰掩掩涕也涼悲知離夢夕之躑

躑躑意別魂之飛揚

良曰居人既死江相思則意口行子離夢踟躑不進別魂飛揚不安善曰說文曰躑躑任足也躑

與躑同馳戰切躑躑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

故別雖一緒事有

善本作乃字萬族銑曰言多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

至若龍馬金

善本作銀字

鞍朱軒繡軸

善曰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云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辛延年羽林郎曰銀鞍何煥煥翠蓋空踟躑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

玄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謂陳無字曰君車衣文繡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

向曰東都

長安門名東都金谷送客處也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為太傅公子為少傅廣謂受曰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石崇金谷詩

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宋賢共送澗中

琴

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

陳燕趙美人清歌以和之觀

別離之事亦為悲傷也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權歌

善曰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

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珠與玉今豔暮秋羅與綺今嬌上春荷馬

駟馬之仰秣善本作抹字 猗淵魚之赤鱗濟曰盛飾伎樂暮秋之月珠王照之生光色也上春之時

綺羅對之增容姿也 良曰伯牙彈琴潭魚出聽瓠巴鼓瑟駟馬仰秣皆聽樂之所致也鱗亦魚也 善曰言樂之成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

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 造分手而銜涕咸善本作寂

實而傷神銑曰造至也雖樂聲之妙宴緒之樂至於分手為別皆銜涕傷神 善曰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闔呂氏春秋曰聖

人不以感私傷神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向曰感恩報仇之志 善曰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

劍客也又曰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 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善曰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

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聶政而言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

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其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廁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

既酣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上前專諸以上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 燕市後荆軻之燕太子丹獻燕地

圖圖窮亡首見因

割慈忍愛離

手去室遷泣共訣

勿問聲善

字血相親

濟曰謂別父母去鄉里也

良曰別式也言泣血為別

善曰史

義同廣雅曰杖拭也泣

血已見恨賦杖武粉切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

銑曰志士專

但見馬行塵起

善曰史

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向曰

刺人而自死者此感國士之義宜求價於黃泉哉

善曰言銜感恩遇故金

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善曰燕丹太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

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破

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父之莫知政姊

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軻

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

居謂顏回曰夫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

濟曰箭有羽從軍負之

哀莫大於心死

善曰司馬

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

遼水無極鴈山

曰邊郡羽備賦曰蒙指負羽杖鎧邪而羅者以萬計

參雲

良曰遼水水名鴈山山名無極言廣深也參雲言高也善曰水經曰遼山在玄菟高句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

鴈山鴈出其間孟注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閨中風暖陌上草薰銑曰謂春

時也閨房陌路薰香也善曰薰香氣也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

照爛龍裝青氣之烟因煜向曰曜景曜光景也騰文依於草樹騰其文

烟也言日景鏡照閨中華筵草薰襲香代爐中香氣也照爛明貌烟煜香氣也善曰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王逸曰朱盡承塵也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人易

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焚手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露沾羅

裙濟曰桃李喻夫妻也露裙涕淚露於裙也善曰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姬氏之愛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

公女至如一去善本作絕國詎相見期良曰絕遠詎無也善曰琴

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視喬木兮故里談北梁兮永辭

銑曰故里有喬木故視而識之北梁分別之迹使別永長也善曰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曰故國者非

決北梁

左右兮魂動親

武詩曰

為生別滋

善曰蘇

可班

荆兮贈恨惟樽酒兮敘悲

翰曰班布也贈猶展也於路側折荆布地坐而置酒以展敘別離之恨善曰

左氏傳曰楚伍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值秋鴈

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

河湄

濟曰湄際也

善曰毛詩曰居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

良曰淄右河陽二地名婦人自稱曰妾謂夫曰君善曰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何陽縣淄或為塞

同瓊珮之晨照共金

爐之夕香

銑曰言新昏也晨照謂晨興佩光照曜車顏如舜華將朝將珮玉瓊珮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

善曰毛詩曰有女同

董補帳

周垂君結綬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

向曰結綬從官也瑶草香草以自喻也言君去千里

徒為芬芳

善曰結綬將仕也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神為草寔

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蕓草其葉青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蕓並音遙然蕓與瑤同慙幽

宮善本作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

翰曰幽深宮室也琴瑟不張故

識善曰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

春閨

善本作闕此

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青兮書不暮冬缸

凝今夜何長

濟曰言四時相思也閨閉也不暮言其日長也缸疑謂燈明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閨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

開兮王階苔劉休玄擬古詩曰羅帳延秋月張儼席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夏侯湛缸燈賦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長

織錦曲兮泣

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

良曰織錦為迴文詩使成章句以寄於夫思念別離故泣盡影傷也善曰織錦迴文詩

序曰竇韜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

儻有華

陰上土服食還仙

善本無此二句術既妙而猶學子道已寂而未

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

銑曰丹竈鍊丹竈也不顧不歸也黃帝采首山銅鑄

鼎鼎成龍下迎黃帝方堅力為之無退歸之意

善曰方言曰寂安靜也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縣更有王衡山

之鼎也抱朴子曰金丹之經又曰九轉金丹內神將中史駕鶴

上漢駭鸞鳥騰天向曰御鸞鳥而升天漢善曰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

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也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今重別謝主人

今依然翰曰主人之平生游處謝別也依然不能無情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若士曰一舉而千

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意此未久已二千年矣說文曰

謝辭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濟曰詩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詒贈之以芍藥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

世而獨立桑中衛豔善本作上宮陳娥良曰桑中上宮二地名衛陳二國名美兒曰娥美色曰豔

善曰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

送君南浦傷如之何銑曰送君送夫也南浦送別之處善曰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至

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向曰露垂於草其狀如珠夏禹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言秋月類之善曰陸雲芙蓉詩

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遊甲開山圖曰禹遊
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照目逢幽冥
明月白露路光陰往來

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
善曰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

種千有別必怨有怨必盈
翰曰盈多也善曰蔡琰詩曰心吐思兮曾憤盈使人意奪

神駭心折骨驚
濟曰言別離之所致善曰亦互文也左氏傳衛太子禱曰無折骨雖淵雲之墨妙

皆嚴樂之筆精
良曰王褒字子淵楊雄字子雲嚴安徐樂皆善本無皆字文章之士故云墨妙筆精善曰淵王褒也

雲楊雄也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終
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
金閨
善本作門字之諸彦蘭

臺之君羣英
銑曰金閨金馬門羣賢待詔處漢明帝好文人並勳於蘭臺英彦皆美士善曰史記曰金門官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

方朔云公孫弘等待詔金馬門是也蘭臺臺名傳毅班固等為
蘭臺令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
賦有凌雲

之稱辯有雕龍之聲
向曰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曰騁騁有凌雲之氣鄒奭子脩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而成

龍之文二人皆有此
善本作聲稱也善同句注能
善本作離之狀寫永訣

之情者乎

翰白雖此數語字下不能摹寫別離情狀者言甚痛切之志不可逐也

文選卷第十六